

羣書治要

爲其主勿追之

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

先主不復存錄松松勸璋自絕

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

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躔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

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

先主不復存錄松松勸璋自絕

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

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躔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

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爲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衆去、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

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卽皇帝位於成都、

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

諸葛

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也、更以卿兄弟爲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爲、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薄德、勿効之、吾終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也、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

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耶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成都平。以亮爲軍帥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
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
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
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
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
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
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舊無國
字補之

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
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
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
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
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言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
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
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補
豈有今日之勞乎建誓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
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
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欲明之

卿言起我意於
是發詔理艾焉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

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
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
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
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
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

爲之御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
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
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爲偏將
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
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
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
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爲
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
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

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
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
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
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
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
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
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旣過差又曰鞭撻健兒而今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

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

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
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
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

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爲
亮主簿有忠盡之効故見哀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爲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
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侮
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
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
丞陳祇代允爲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

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爲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

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城門堅守須劉璋替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